LIBRARY
SEP 2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83
A1
1746
V.23

與梅聖俞 明道元年

某再拜聖俞二哥昨日賢弟至辱寄書幷前所寄二書及憂中詩又五百言詩頻於學士處見手迹每一覩之便如相對別後雖尹氏弟兄王三並至然幕中事比聖俞在此時差多蓋東都興造日有須求倉卒供辦未嘗暫休息職此未始得從容聚首獨游嵩事一勝爾然而歷覽中春之遊山水之狀皆如故獨昔之青林翠壑今爲槁葉又自前不見聖俞回憶當時

之事未一歲間再至尋見前迹已若夢中又河陽咫尺顧足下若萬千里又曩日恨不得同者尹十二王三今反俱遊而聖俞獨不至人生不一歲參差遂如此因思百年中升沈生死離合異同不知後會復幾人得同不得同也自足下去後未嘗作詩前柱製未及和尹十二去應能盡說此中事故略不論知與師魯相見少酒為歡值無酒寄去柰何漸寒千萬自愛不宣某白

又 明道元年

某啟藥簡再至兩承示諭八老之名誠一時美事然
某本以寒鄉下流後進初學諸君子不知其駑下業
已致之交遊一旦坐評賢否欲求純雅沉實之名終
不可得而乃特以輕儁裁之是知善譽者不能美無
鹽矣子之評人正如是矣夫大雅之稱老成人重於
典刑而仲尼謂三十而立某年二十有六尚未能立
敢當老耶又今日不在會中自可削也夫人之美惡
待其自然之譽乃見其實今縱求而得之是諸君待
我素淺可知也所以孜孜不能默受者諸君當世名

流爲人所重一言之出取信將來使後世知諸君子
以輕逸名我復自苦求方以美稱借之益重其之不
可也削之益便某再拜七老

又　同前

某啟捧来簡釋所以名老之義甚詳某常御希雋游
所望正在規益豈敢求辯博文才之過美哉前承以
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檢直欲使當此稱然伏内思
平日脫冠散髮傲卧笑談乃是交情已照外遺形骸
而然爾諸君便以輕逸待我故不能無言今若以才

辯不窘為逸又不足以當之也師魯之辯亦仲尼孟子之功也子聰之俊詩所謂譽髦之士乎公慥之慧亦大雅之明哲幾道之循有顏子之中庸堯夫之晦子野之默得易之君子晦明語默之道聖俞之懿是尤為全德之稱矣必欲不遺達字敢不聞命然宜盡焚往来問答之簡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達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

又 明道元年

其敘承惠詩幷序開闔數四紙弊墨渝不能釋手緣

文尋意益究益深清池茂林俯仰觴詠它腸蘊此欲寫未能聖俞所得文出人外昔之山陽竹林以高標自遇推今較古何下彼哉但恐荒滛不及而文雅過之也公操諸君詩未至今當以盛作遍呈因督之爾

又　明道二年

某頓首再拜初四日陳秀才来自河橋喜聆動静歲暮慄慄履況清佳甚慰甚慰又知府公已發薦章聖俞在洛時常言親老南方思一歸侍今應獲素志亦朋友之共榮也然作宰江浙山水秀麗益爲康樂詩

助誰與敵哉其自奉別以来未嘗作詩亦無文酒之會所謂三日不談道德則舌本强也初六日有少吏事至彭婆約子聰應之宿香山獨恨不得與聖俞同爾逢彥國行聊寓此草草

又 同前

某頓首再拜聖俞足下去月王侍禁者送及所惠書販傘船至又得書并鮑魚及問傘客知動靜備詳甚慰甚慰僕来京師已及歲矣未與足下別時每相見惟道無憀賴憶洛中詩以爲感況爾南北一異雖鬱

鬱復誰道邪年来但不病爾往在臨清恨無舊歡今思臨清又不可得事事漸不如初人生祇爾大可歎也足下素善南方今居之樂否比比得書甚略不能究所懷訝久不作詩亦疑清興頓損也京師侍親窘衣食欲飲酒錢不可得悶甚時與師魯一高論爾子漸在此匆相見欲酤酒飲亦不可得校勘者非好官但士子得之假以營進爾余既與世踈闊人所能爲皆不能正賴閑曠以自適若爾奚所適哉販傘者田来索書聊寫區區捨足下欲語誰邪臨紙徘徊不免

忉忉

又　景祐五年

某頓首啓去歲西陵曾拜狀今春量移此邑得子聰書知已在京尋得所示書伏承榮改京秩伏惟慶慰聖俞久滯州縣今而泰矣下交欣慰何可勝言脩昨在夷陵郡將故人幕席皆前名縣有江山之勝雖在天涯聊可自樂此邑雖便於飲食醫藥然官屬無雅士軍牧虞曹此况不言可知也所幸老幼無病恙而已不知聖俞美任何處因拘之迹相見未涯思渴思

渴自拜别将五歲矣友益日疎俗狀日增篇詠之興略無清思聖俞新作雖京師多事不惜録示以開昏鈍而慰相思故人之恵莫越於此也至禱至禱賢弟云亡必深痛悲前得謝丈書已知之不勝歎悼也因人行速聊拜此冬寒希保愛不宣某頓首〇有亂道一兩首在謝丈處爲無人寫録得也聖俞略與藏否之某有少吏事告謝丈望聖俞與咨啟之略語伊法官少爲庇隠某自作令每日區區不敢似西都時放縱此來事亦得正但爲上官見怒曲有駁議然亦終

無可駁縱有亦非大罰其如危辱之跡不欲使有小過也或聖俞問得謝丈一言乞批数字送與附書人也千萬千萬某又上

又 寶元二年

某頓首啟前者見邸報有襄城之命乃知當與謝公偕行然竊料舊尹當徙蜀聖俞即留領縣事襄城居孔道音信自此可日置疑是以慢然未能作書及縣走接太守還得手書乃知前至南陽南陽去邑其間一驛爾其當請見直以公新下車方布條教伸威信

門生故人未宜往累於其間須其旬浹少定爾又恐聖俞莫能久留或略命駕見過此大幸也為别五六歳貶徙三年水陸走一萬二千里乃於此處得見故人所以不避百餘里勞君子而坐邀也顒俟顒俟相見旦夕爾他不復道

又　同前

某啟承九月一日就道雖為遲留然清風白牛久雨泥淖尤須大晴然後不阻某自解官觸事不快至今幾五十日未能脫去豈其屯蹇未極邪所幸親老漸

安更三五日可以卜行南陽之居依賢主人實佳事
但恨聖俞不在爾昨夏中雖喜會於清風然猶未盡
區區之悰今茲寓居方欲悉屏他事爲聖俞極数日
之歡而先後參差若相避然又見聖俞書中言有事
欲相見以不克爲恨者益令人怏怏爾到官必有日
南陽人便無惜寄音一作意相及秋寒自愛

又同前

某頓首前遣公幹馳信迎候蓋初約然亦頗疑酷暑
如此非乗興之時人還得書果爾及急足至又沐榮

問承暑中起居無恙甚慰甚慰前累求新作今者書尾有自厭之說豈可疾淫哇而欲廢置律呂百花洲唱和必多欲一讀以袪俗累之心何可得也孫書注說日夕浸見已經奏御敢借示否蒙索亂道恰来盡呵呵講席所說何書因信乞示及晝寢之樂當輸閑者聖俞不得獨擅也謝氏詩昨忘附去今又却尋不見候見納去矣旱熱可畏千萬保重

又 同前

某頓首啟谷正来得所示書及見與謝家書甚詳云

買洪氏莊與卜塋市屋業皆其所急者也又云減俸
爲助此時聖俞患於力弱不能厚報知已而然爾恐
於謝氏無益而於聖俞有損爾聖俞若此月減三五
千如失萬錢謝氏族大資多得之未覺甚助謝家亦
自有書必言幸思之也洪氏莊極佳爾不須聖俞竭
囊橐此固親朋好事然幸其可以自辦爾望聖俞力
爲幹之某行必爲帶錢去塋地已就此營卜及市屋
業差有緒然此不可倉卒爾他細故盡諭谷正可詢
之鄧氏釀賻已止皆如雅意某年盡必到襄城祭文

挽辭極佳冬冷保重

又 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啟自八月一日至京師及今已兩辱詩并在東都凡三辱詩皆未還答非惟恃聖俞不以書之疏数爲親疎又以將遣專人而多事未能便遣故也前知爲水災所苦此常事不足置胸中親老求官南方此理當然安撫見辟不行非惟奉親避嫌而已從軍常事何害奉親朋黨蓋當世俗見指吾徒寧有黨耶直以見召掌牋奏遂不去矣文雅處家事方於

薛氏求一屋爲貯之勿慮也某於此幸老幼無恙但尤貧不可住京師非久亦却求外補日旦一作夕相識多忙不暇作詩足下必不憚見寄閑吟者皆録示手
萬冬冷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啟前謝監簿行附書問差遣書去後兩日知審官擬定湖州城中監税不勝喜慰然不即走書專報者意謂勑下自當知及丐手至得書尚云云始怪何處稽留至今未到然今必至矣不爾當爲督也俟

春入京尤便但不知何處少留其自還館日夕怱怱筆研非答書簡寫門刺未嘗視昨夕子履偶来會宿聯句數十韻奉寄且以爲謔又有前奉答長句併録附去可笑可笑嵗陽以来風日慘然土霧雜下氣候不常萬萬自重

又　慶曆四年

其頓首累辱書爲慰何已然久不致問者勞逸不同於理宜然諒不爲罪經城楊宰来備詢動止承久困輦下何時可赴任所示盛編云已了甚於飢渴也此

人回望一信容專令人去取使令致来恐糜費銘文不煩見
督不久納上秪為須索要好者恐未盡爾呵呵昨在
真定有詩七八首今録去班門弄斧可笑可笑然相
别久無以為娱爾前有水谷詩見祁公云子美祕不
令人見畏時譏謗吾徒廓然以文義為交豈避此輩
子美豪邁何乃如此世塗萬態善惡由已所謂禍福
有非人力而致者一一畏避怎生過日月也其他非
面不盡近書見教審聽敢不佩服咫尺更有所聞不
惜一一示及有酒少人致去柰何柰何夏熱千萬保

重

又　慶曆六年

其頓首貺所僻遠特煩遣人至此并得陳留書新集詩見寄詩見和詩外雜詩一卷碑文数本千字文等豈勝慰喜瑯琊泉石篆詩秪候子美詩来已招子美自来書而刻之遊山六詩等即欲更立一石不惜早見寄也詩序謹如命附去盖述大手作者之美難爲言不知稱意否其他事谷正在此数日備見所爲可知居此之況不煩述也閉户飽齏之句怎生諱得呵

呵相次奉和見寄詩別拜狀次春暖千萬保重

又 慶曆七年

某又啟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峰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為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菱溪上有二恠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

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泉名幽谷已作一紀未曾刻石亦有詩託王仲儀寄去不知達否告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示及千萬千萬

又 慶曆七年

某頓首谷僕來捧書得詢動靜又見詩中所道有相遊從唱和之樂備詳平日幕中所爲可勝慰也其此愈久愈樂不獨爲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邦爲政恭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示及飲酒今春來頗覺風壅亦不能劇飲如往時然自

作主人後從已便承見戒多荷多荷他事非獨不挂口亦不關心固無淺深可示人也其母老多病而身纔過四十頃爾心闌出處君子大節有所未果不敢効俗夫妄言爾春暄千萬保重

又 慶曆六年

某頓首啟自谷正去後更不曾上狀蓋以經夏大暑秋来或聞移南京或云来與刁氏成親一向因循遂成疎懶然中間却得聖俞所寄六詠及桐花啼鳥等詩近又得刁十六所寄詩書即日必已還許冬冷尊

候萬福其居此久日漸有趣郡齋靜如僧舍讀書倦即飲射酒味甲於淮南而州僚亦雅親老一二年多病今歳夏秋已来安樂飲食充悦省自洛陽别後始有今日之樂詩頗多不能一一録去未相見間惟冀保愛多時欲作書無便今託提刑趙學士謹附此不宣

又　慶曆初

其敵爲親老久疾乍進乍退醫工不可用日夕憂廹不知所爲盖京師近上醫官皆有職局不可請他無

亦傲然請他不得近下者又不知誰可用親疾如此
無醫人下藥爲人子何以爲心京師相知少不敢託
他告吾兄與問當看有不繫官醫人或秀才處士之
類善醫者得一人垂報待差人賫書帛去請他幸爲
博訪之聖俞聞此必挂意更不奉禱也如有所得亦
速遣此人回其他不暇忉忉

又

某啟近君謨學士行曾奉狀尋得邸報承有出身之
命士大夫公議未厭皆爲聖俞嗟惋獨某不然未知

高明自以爲如何也聖俞卓卓於後世者不以名位爲輕重取重於今世者亦豈以此小得失哉苟以寵辱爲意則布衣之樂有優於華袞之憂畏也老兄應能自達不忉忉也已寒保愛

又 皇祐五年

某啟見謝亶言新生小息不安甚撓懷然書中不言難以爲信聖俞居京師宜其不樂然業已至此當必安之某哀苦殊無生理閑中靜思處世有好處惟當職者自遣之爾云欲來此深荷厚意然恐差遣理

當難得遂止為佳已熱慎疾寬中為禱

又 皇祐五年

某啟徐先輩人至辱書果承有小嬰之念時暑益當自寛爾其孤苦中中外多事偷閑便思一得故人為會其不可徒聖俞不可來柰何柰何惟當一讀新篇若會面而聖俞惜不寄又將柰何柰何陳碑不可增矣斯人不曉文義有三兩處是行狀所無出米脩路等意若果有當書何故而略切丁寧諭之此輩不向道亦終不知近併作書此不一一某再拜 四月十九日 賜

茶賜醫常事爾謚前面官銜中已有贈官亦然散侍郎作相不足爲榮但問人如何爾若材堪則自胥靡亦作相如不堪則乃是僥倖但如是向道無妨

又 同前

某啟謀葬事未得恐遂後時日極撓悶蓋以術者太精自家又全不會祇信他人道不好便疑惑不敢使非效俗流求吉地圖官國山高也夏侍中父葬于虜契丹必不與你擇官國山地葬也閑中不曾作文字秪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

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柰何柰何失音可救曾記得一方秖用新好槐花尋常市中買來染物者於新瓦上慢火炒令熟置懷袖中隨行隨坐臥譬如閑送一二粒置口中咀嚼咽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病愈新篇幸多爲寄此小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惟道意於君謨同此也失音脚氣皆是下虛吾徒老矣省些斟酌斟酌其此居哀獨宿然以憂惱亦自多病恐知

又 皇祐五年

某頓首聖俞博士兄徐無黨人回奉狀陰雪不止體氣若何某爲近得君貺家書報薛家夫人不安老妻日夕憂撓尊年久患誠亦可憂但薛宅書来止云無大段疾苦奉煩吾兄因見公期爲與問一的信因便相報吾兄書家人不見略要知其增減又爲妻子要去歸省其母亦欲過中祥遣他去貴先知彼中遠近爾某自要知謝氏有人還幸批數字逼節哀苦中立偶人行草此

又 皇祐五年

某啟近謝秀才人行嘗奉狀日來起居清勝某哀苦如昨私門日益多事又爲妻母近病須令家人一往省之前嘗奉託詢問久候来報也近爲子美編成文集十五卷凡述作中人可及者已削去之留其警絶者尚得数百篇後世視之爲如何人也朋友之間可以爲慰爾某益衰病庶事不耐煩惟常守書册危坐爾聖俞数許新詩不見寄似近日頗以爲難何也因兒子輩行奉此春暄保重

又 同前

某啟寄惠鴨脚子甚奇趙三書信已領聖俞詩屢見許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禀賦有人力不可彊者往年學弓箭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意爲之寫來寫去却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著盡氣力秖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勸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筆一作書蹟真可貴重也今後秖看他人書亦可爲樂不能生受得

也數日陰悶昏然因作聖俞書頓覺豁然如有所釋
若遂一握手可勝爲慰也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
日當有立於世何止取一科第而已吾徒可爲希深
喜也胥太祝且爲伸意某卜葬地尚未買得相次決
定當有書報他也忽忽不宣

又 皇祐五年

某啟前日謝氏人還辱書承尊候已復康佳新正必
倍清勝某孤苦如昨爲有二小姪一在象州久不得
信一在袁州欲乞渠來頻以辦葬今劉其官位姓名

託與問一消息恐難得便但却因謝氏人見示可也
吾兄清懷不樂俗事某寡相識煩聒甚悚甚悚
情一作

又皇祐五年

某啟忽忽度日無生意銜前行曾奉狀徐生人至辱
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爲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葬地
欲趂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爲問
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
公已爲作序李厚編次爲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
見過當與之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

體不勝疲勞勸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嘉祐三年

某啟動輒旬浹不奉顔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恠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其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簿書煩擁走此爲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嘉祐二年

某啟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

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廹殊亂情悰久不承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欲就浴室或定力餞介甫子固望聖俞見顧閑話恐别許人請故先拜聞禮部詩納上

又 嘉祐二年

某啟承惠答蘇軾書甚佳令却納上農具詩不曾見恐是忘却将来今再令去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罰金未下何害不必居家俟命因出頻見過某居常在家

吾徒爲天下所慕如軾所言是也柰何動輒逾月不相見軾所言樂乃其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也

又同前

某啟以小兒子傷寒已較因勞復發今日錫慶齋會亦去不得愁坐忽得所示爲之豁然憂煎病患當以爲苦思効榴花之飲不可得也三兩日兒子安聖俞過不惜頻相訪借馬若脩家又何厭也三十年前事信如前生憂樂不同可歎可歎亦約子固子履當奉

白也秖候兒子稍安爾人還謹此

又　嘉祐二年

某啟經節伏惟以時納祜昨日早至薛二家空心飲十數杯遂醉歸家却與諸薛飲承見過仍留剌何乃煩老兄如此既醒不遑無以自處也節下外處送酒頗多往時介甫在此每助他爲壽昨秖送王樂道及吾兄爾愚性踈簡人事不能周然意之所至實發於誠心蒙惠簡云有所答則非也恐不知鄙懷故略自陳述二十二日欲问子履和叔閑話少時先白恐他

有所適也

又 同前

某啟陰雨累旬不審體氣如何北州人有致達頭魚者素未嘗聞其名盖海魚也其味差可食謹送少許不足助盤飡聊知異物爾稍晴便當書局奉見

又 同前

某啟中前在范家坐中已覺不佳所以都無情緒數日勉强有事相役既歸遂倒卧以出汗頗多亦利動臟腑頗覺體虛幸連日不朝免得請告更三兩日不

知可出未承問念感愧亦審中酒吾輩年高不獨他事至於飲酒亦不能如故時也更希慎愛

又 嘉祐二年

其敵谷正来承惠詩老重深粹不似頃刻間成何其敏妙至此也早来得筆絶佳不圖若此之精其精如此豈常有耶然久無稱手者乍得甚快意多感多感暑中絶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揮毫尚可銷憂爾人還姑此奉謝

又 同前

某啟兩日不出看爲杜公作銘承惠詩絕高恐不可繼且留款曲試和待稍髣髴則將出雨久作奈何天災斯人豈惡之也其亦有以邪昨夜暫止頗緩奔走之計然遑遑何時得遂安居漸涼思奉言笑何可得人還姑此

又 同前

某啟自入夏閭巷相傳以謂今秋水當不減去年初以爲訛言今乃信然兩夜家人皆戽水并廼翁達旦不寐街衢浩渺出入不得更三数日不止遂復謀逃

避之處住京況味其實如此柰何柰何方以為苦不
意公家亦然且須少忍特承惠問存卹多感多感蔡
君謨寄茶來否悶中喜見慰人還怱怱

又嘉祐四年

某啟適至書局承自釋奠處方歸困倦不敢坐邀忽
辱惠教兼得唐子方家行狀謹當牽課然少寬数日
為幸其如行狀中泛言行已殊不列事迹或有記得
者幸更得数件則甚善又云有尹師魯所作墓誌亦
得一本尤幸也尋常人家送行狀來內有不備處再

三去問盖不避一時忉忉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
達之

又 嘉祐三年

其啟旦夕寒色尤盛衰病者殆不能勝矣不知吾兄
尊候如何昨夜再讀和景仁雪詩甚妙兼以韻難如
何可和且秖和得歲日書事一篇其元所示遂留之
過節更送他處告別寫去也手筆凍縮書字不得韓
范二公詩看了示下節卷子何日了因出見過陰寒
公事頗少甚閑悶知

又 嘉祐三年

某啟累日不奉見不審體氣如何兼以俗事無由奉詣理固當然聖俞遂以權門見薄無乃太僭也前承惠白兎詩偶尋不見欲别求一本兼爲諸君所作皆以常一作赠娥月宫爲説頗願吾兄以他意别作一篇庶幾高出羣類然非老筆不可亦聞有與如晦一篇甚佳皆乞取藁大挽辭一首閑寫助一笑今日偶在家謹奉此

又 嘉祐四年

某啟前日承見過偶他客多不遂款曲快晴意體想佳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述游覽景物非要務閑辭長說已是難工兼以目所不見勉彊而成幸未寄去試爲看過有甚俗惡幸不形迹也程碑當便下手秪如唐書亦須了爾

又 嘉祐二年

某啟雨不止情意沈鬱泥深不能至書局體候想佳某以手指爲苦旦夕來書字甚難恐遂廢其一支豈天苦其勞於筆研而欲息之邪悶中謹白

又 嘉祐三年

某啟經節陰雨猶幸且晴不審尊候何似閑作歸田樂四首秪作得二篇後遂無意思欲告聖俞續成之亦一時盛事来日食後早訪及爲望

又 同前

某啟承寵惠二篇欽誦感愧思之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来須勾副末接續爾 呵呵 家人見誚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廝攪不知吾輩用以爲樂爾後日絕早過喫不托適簡誤云食後這回不是廳子誤也

又 嘉祐四年

某啟自承在式告乗以假故多遂阻奉見秋氣稍涼喜承體候清安辱惠建茗此誠近所難得特爲珎貺也然莫妨待客否恐彼關當却分納一半也原甫高論少抑亦當不復較難來日朝中當面叙人還謹此爲謝某再拜

書簡卷第六終

脩頓首再拜

脩必行亦當一行從敢講求日期中當面敘人還謹此

承諭某效於吝吉報成聞當爲分餘一半也原甫高

文來體疾去後尋專達否此誠近所難得佳篇計見

其敏自承在式告兼以假故多違阻奉見秋氣稍涼

又 嘉祐四年

書簡卷第七　　集一百五十

與謝舍人 絳字希深　寶元元年

某頓首再拜兵部學士三丈久以多故少便不果拜狀春暄尊候萬福省牓至獨遺聖俞豈勝嗟惋任適呂澄可過人耶堪怪聖俞失此虛名雖不害爲才士奈何平昔並游之間有以處下者今反得之覩此何由不痛恨欲作一書與胥親及李舍人宋學士論理之又恐自有失誤不欲輕發不爾何故見遺可駭可駭由是而較科塲果得士乎登進士第者果可貴乎

日日與師魯相對驚歎不已伏承殿試考校今必已了某替人猶未至拜見未間伏惟保重因人謹附狀不宣

又 寶元二年

某頓首百拜知府舍人三丈三兩日毒暑尤甚不審尊候何似某昨走鈴下久溷賓館旱暑交作晏陰方興當君子定心靜事休息之時暑夕屢煩長者其如乘餘閑奉罇俎泛覽水竹登臨高明歡然之適無異京洛之舊其小別者聖俞差老而脩爲窮人主人殷

雖金魚而鬢亦白矣其清興則皆未減也臨别之際感戀何勝西禪竹林又辱餞送自夜出南城凡再宿始至弊邑私門老幼往往病暑正如所處此所以眷眷門下而不候久留者也自鄧至汝陰道出田間由鉅欣橋而西秋稼甚盛時雨已足問之乃覽秀所望而脚正在陋邦然鄧州界（二字一作則）莫及也豈騎立之神（一作和）憎家雞而愛野雉乎自還縣便苦（一作繫）俗事書記未能詳悉謹拜此敘謝伏惟幸察不宣從表姪

歐陽脩頓首再拜

與王待制 質字子野 慶曆三年

某頓首再拜運使學士子野兄春暄伏惟尊候萬福自去年閏月來東郡以就祿養幸如所欲惟僻陋日益愚鄙爾在都下時子野兄舟行不克攀別其後送者還頗知留客甚歡而飲酒差多親族皆以素羸奉憂不知其後復飲否子野善自攝猶能絕葷血甘淡薄況於酒邪一别頓爾南北闊於候問惟冀自重以慰區區不宣某頓首

與李賢良 覯字泰伯 嘉祐初

某啟冗事牽廹久踈奉長者之論不知兩辱過門甚媿甚媿某來日有少事須出即今幸家居可以拂席奉俟軒蓋顒企顒企不然當別拜聞貴不失約也某頓首賢良先生

與曾舍人 鞏字子固 慶曆六年

某啟雖久不相見而屢辱書及示新文甚慰瞻企今歲科場偶滯遐舉畜德養志愈期遠到此鄙劣之望也某此幸自如山州少朋友之遊日逾昏塞加之老退於舊學已爲廢失而韓子所謂終於小人之歸乎

因風不惜遠垂見教未良會間自重自重

又 治平四年夏

某啟奉別怱怱暑候已深不審動履何似其昨假道於潁者本以歸休之計初未有涯故須躬往及至則弊廬地勢喧靜得中仍不至狹隘但易故而新稍增廣之可以自足矣以是功可速就朞年掛冠之約必不愆期也甚幸甚幸昨在潁無所營爲所以必留者蓋避五月上官未能免俗爾亳之佳處人所素稱者往往過實其餘不及陳潁遠甚然俯仰年歲間如傳

郵爾初亦不以爲佳蓋自便其近頻爾至此便值酷
暑未能多作書相知或有見問者幸略道此意惟慎
夏自愛

與蘋編禮 洵字明允 嘉祐二年

某啟自足下西歸承有家問忽遽而行時一小子臥
病方憂悶中不得相見中間得還蜀後所惠書及今
者賢郎人至得書承尊履休康併以爲慰足下文行
見推於時豈久窮居於遠方者未相會間千萬自愛

又 治平間

某啟承示表本甚佳前所借謚法三卷值公私多事近方徧得披閱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第新法增損今别爲一書則無不可矣成一家之言吾儕喜若已出爾謚録卷秩既多秖欲借草本

又 治平三年

某啟多日不奉見承遷居不易初聞風氣不和謂小小爾昨日賢郎學士見過始知尚未康平旦夕来體中何似更冀調慎藥食無由馳候專奉此

又 治平三年

某啓自以拙疾数日闕於致問不審體中何如必遂平愈孫兆藥多凉古方難用於今更且參以他醫爲善也専此不宜

又 同前

某啓数日来尊候必更痊安單藥得效應且專服千萬精審無求速功不欲頻去咨問恐煩勸也亦不煩答簡或賢郎批数字可矣

與費縣蘇殿丞 皇祐 年

某啓特承書問兼惠篆碑滁陽山泉誠爲勝絶而率

然之作文鋪意近乃煩儁筆以傳於遠既喜斯亭之不朽又愧陋文莫掩感仰之抱寧復宣陳專人還謹此叙謝　舊用龍尾硯一枚鳳茶一斤聊表意

又

某啟前者辱見顧屬苦多事不得少伸欵曲比奉詔則承已歸縣矣但深怏怏也辱惠書竊審經春體氣清裕某衰病疲憊日自彊勉未知報効不敢言勞咫尺阻闊惟多愛

與澠池徐宰 無黨　皇祐五年

某啟久不得書自聞省試日望一信人至忽得所示大慰鄙懷兼喜春寒所履無恙程試賦詩極工矣策贍博而辯論偉然皆當在高等人力所可爲者止於如此耳其他有命然俗言運亨者臨事不惑揮翰之際能至此其亦奮發於茲時乎計此書至已在高第故不子細不次脩書白

又 至和元年

某啟真陽相别忽以及茲日月不居大祥奄及攀號擗踊五內分崩不孝罪逆蒼天莫訴哀苦哀苦久不

得書日與無逸弟想望忽捧來示承在道曾感疾喜今復常又知淮水淺澁雖深欲相見但恐阻滯遂失赴官之期若於事有妨則不若且就汴流西上如淮水可行與汴不爭遠近即茲来爲善賢弟在此寂寞中相伴大幸其秋涼方卜離此南北未知何適五代史昨見曾子固議今却重頭改換未有了期仍作注有難傳之處蓋傳本固未可不傳本則下注尤難此須相見可論改服哀苦中忙迫偶奉接人行聊此

又至和二年

其啟專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示及誌文甚佳無逸弟又有煩惱可哀適值有人在此誌文當附去又知且權河南澠池本邑自可讀書為政何必求來府中所云冬末當至京師暫來甚善（一作喜）無欲弟居監中時相見焦秀才亦在太學補監生恐知其碌碌於此士大夫有所論當悉以見告庶助其不及實有望也未相見多愛

又　同前

其啟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深慰所云進取之

道能具達其如此夫復何恚諭及富公言范文正公
神道碑事當時在潁已共詳定如此爲允述呂公事
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呂公事各紀
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
信以爲偏辭也大抵其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誌嫉
惡之心勝後世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
怪也其官序非差但略爾其後已自解云居官之次
第不書則後人不於此求官次也幸爲一一白富公
如必要換則請他別命人作爾

又　嘉祐元年

某啟縣人來得書承寔凝公外體氣無恙深慰深慰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代天論既各有篇目不必謂之代天可也某近權省得罷稍閑已有削乞洪井若果得則私便尤多況非要任求之必可得也無欲弟在太學見兒子云甚安某一向多事少暇他亦疎及門恐知銓中新制破考之事

稍緩若在本州無妨亦可已新年多愛

又 嘉祐二年

某啟人至辱書承涖官進學無恙甚以爲慰所寄文字大佳然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某此待罪誠碌碌碌然期必有爲而自劾士大夫見責者深是待我厚而愛之過爾敢不佩服冬寒自愛在致齋處草草

與焦殿丞 千之 皇祐五年

某啟自相別無日不奉思急足辱書深所浣慰然聞不遂解名在於俗情豈不怏怏若足下素所自待與某所以奉待者豈在一得失之間但以科場文字不得專意經術而某亦有人事今足下三数年間且可棄去科場文字而僕亦端居無一事惟於此時可以講訓素所聞未舉者過此恐彼此難得工夫也足下爲人明果以此思之亮可决然比首深恨閑居無人既不能專遣人去奉招當正初南歸亦不爲久別計但仰首傾望也某於哀苦中奉思諸君子此又不可

言已寒多愛

又　至和二年

陰雨泥甚不欲頻奉邀蓋知請假甚艱也某恐不久出疆欲且奉託與照管三數小子某来日遂移過高橋宅中俟稍定疊便去般出學恐先要知仍請具此白胡先生知爲妙至時恐要人般挈請示及待令去晚間可出即見過閑話某再拜

又　嘉祐元年

某啓知昨日已差試官庶事便當牽率稍涼體中佳

否近晚或能見過閑話少時恐遂難得暇也麤細米各二斛聊飼僮僕輩必不以輕鮮爲怪有無相通亦鄰里之常事慙仄慙仄

又 同前

某啟以數日齋祠今早方歸知曾來取藥體中佳否見解牓張燾秀才已獲薦不知肯且來此過冬否秖恐他要冬課嫌小兒喧聒不然蒙益則多矣其今日在家隨早晚見過閑話少時

又 嘉祐元年

某啟今日見解牓尚疑脫漏姓名然初以得失委命而進則臨事自應不動於懷此孟子之勇也適歸家偶早幸略見過閑話某頓首

又　同前

某啟數日大熱不審意思如何適令發至群牧司云已却歸西岡不審何謂此中西位頗寛涼多南風甚可居至於飲食亦可取性固無形迹矣兼時得閑話請更思之勿以爲疑也謹此咨啟俟報某啟

又　同前

其啟見兒子言尊候違和豈非患腹臟邪秋後慎生冷爲佳以數日不相見甚思渴其一出叅假便有人事區區加以兩日復熱恐彼中窄狹無事且來書院取涼無形迹也前時奉白鸞有策題彼中収得者幸爲録示或秪撿得本子此中亦有人寫蓋人事易因循也

又嘉祐元年

某數日不承問不審體中如何當漸平和但恠不見過故此奉問凡疾病不欲滯鬱頗須消息有以散釋

其效多於服藥若能出入幸相過要人馬來取至於藥物亦當商確乃盡其理謹此咨啟某再拜

又 同前

某啟稍寒想益佳裕數日人事忙迫非常前夕至學舍中見狼籍可憎所以未敢便請他張秀才更俟一二日大太祝歸略令灑掃兼庶事有所備緣其多故不能躬視也兩日欲去報此意亦無暇作簡衮衮度日公私不濟一事此京師之態也某奉白

又 嘉祐二年

某啟昨日以客多饑疲風眩發作卧不能起承示簡不及時答所言張先輩但怪其登第後絕不相過餘非所聞也亦欲旦夕召渠相見但以多事忽忽未暇爾今日知聞喜宴來日約其見過也

又 嘉祐六年

某啟有無相通蓋爲常理更不存形迹也船不必白省主自遣人問當亦可得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姚闢詩說請試看有長處無出示及爲無工夫細看故也

又　嘉祐六年

承惠胡公銘茲人美德固樂為之紀述第以文字傳遠須必儲思蓋尋常意思未及為人強作多不佳也自來日已往併無假故直至旬休如所諭行期甚廹當且前之續可附致潤州諒不為晚也人還謹此白知小兒不安且慎調護大熱難將息也

又　同前

某啟自相別後方欲作書遽承不疑學士有來歸之命自後更欲附書則思舟行必已在道無處可附亦

以不久相見不必為書也適得信喜來甚速且承酷熱中體氣清安其他皆可盡於相見也某為今夏病暑不可勝任又得喘疾遂且在告蓋衰老之態自然如此也略留來人附此草草

又嘉祐六年

某啟自相別更不聞問近得邵學士書云已到家方喜知動靜蕪承所履安和實以為慰某病衰如昨不惟任責愈難常至於勞苦亦筋骸不能支持為可責惟早自知止猶勝彊顏以貪寵利自計非不熟但恐

未得如志遂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爾古方宜多有聞見不惜寓諭猶勝不知也有望有望前者胡公墓表誤書陵州人嘗問其家爲改正歲晚寒凛以時自愛因人惠問

又 嘉祐末

遽爾大熱病軀殊不可當數日不相見體中佳否知已授樂清果如何来日見過家飧幸早枉步稟午前稍涼庶幾可坐也無它客姚祕校劉 真蹟至此止

又 治平 年

某啟范氏子書來并獲所寄書自承赴樂清後方拜此一書審此居官下安和稍釋傾想陋巷之士得以自髙於王侯者以道自貴也一從吏事便爲禮法所纒若居人下而欲有設施則世事難如人意更當屈伸取捨要於濟務此非獨小官自古聖賢尚以爲難所以前世一節之士以貧賤爲易守也自臨縣治今將及朞諒深諳此態也某嘗再爲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官情未必不爲益某愈覺衰殘齒牙摇動飲食艱難食物十常忌八九情懷益蕭索物外浮榮

信乎不爲吾儕得失也有名即去矣未相見間公餘愼愛因人時惠問不宣某書白

與王主簿 回字深甫

某啟嚮者深甫在京師則以俗冗不常得相見既去又不時爲信問視其外豈非疏且慢哉然求諸中則不然也人至惠問承奉太夫人萬福下情瞻慰某哀病日增殊無世間意趣近買田潁上思幅巾與二三君往來田閭閒其樂尚可終此餘年爾而其勢未能速去非爲之不果猶須晚獲也深甫以謂如何賢弟

昨晒略見爾祁寒更乞自愛

又

某啟累日以聖節諸事區區未得祗候大熱不審體氣如何来日見過家飧庶得接清論少時幸早垂訪也専此咨啟不宣某再拜深甫先輩　常君未及作書續得馳問因見爲伸意千萬千萬

又

某啟人至辱示借書並領昨日少奉清論開沃無限嗽良減否師魯文略讀一二篇令人感涕碑并集録

皆納去某又上

與姚編禮 闢字子張 皇祐五年

某頓首閑居絕無人使又不欲頻煩郡中借人所以久不作書上杜公然哀苦中無限瞻依也因請見爲多道哀懇希文得美謚雖無墓誌亦可況是富公作必不泯昧脩亦續後爲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萬端事待要舒寫極不憚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喫人一句言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教所重況更有纖毫譬如閑事亦常不欲人擬議況此乎然而不失爲

他紀述只是遲着十五箇月爾此文出来任他姧邪
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
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杜公愛賢樂善急欲
范公事迹彰著耳因侍坐亦略道其所以但言所以
遲作者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
自執道理也餘事不必云云皆碑子極煩多荷多
荷因見杜賛善託問實録不必封但只憑寄来此中
程判官亦爲伸謝將書来後信有書去某再拜

又

某啟辱人辱書承守道爲學自如甚善見諭紹巖事止於如此則又何言君子之言必誠誠久必見凡有諸中未有不形於外者惟當以久見吾子之誠爾禮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擿其繆其功施後世無窮非止効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也然其中好語合於聖人者多但當去其泰甚者爾更宜慎重如坊記一篇難破請更思之然遇所見但且論次不惜録示

與王幾道復　景祐元年

某頓首白幾道先輩足下叚氏家人至蒙示書及詩

幷子聰聖俞書與詩後於東山處又見詩何其勤而周也聖俞得詩大喜自謂黨助漸熾又得一豪者然徼有饑態幾道未嘗爲此詩落意便爾清遠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窮何不戒也呵呵聞別後事自彥國去後患一腫疽二十餘日不能步履甚苦之時惟聖俞一來相問臨清之歡何可得耶師魯已有召不宜更俟嫁女幾道與彥國宜督以來走明日就試恐要知之患詩未暇答以此也

答孔嗣宗 字伯紹河南人 皇祐元年

某啟辱書甚善尹君誌文前所辨釋詳矣其於師魯豈有所惜而待門生親友勤勤然以書之邪幸無他疑也餘俟他時相見可道不欲忉忉於筆墨加察加察某再拜

又 同前

東方學生皆自石守道誘倡此人專以教學爲己任於東諸生有大功與師魯同時人也亦負謗而死若言師魯倡道則當舉天下言之石遂見掩於義可乎若分限方域而言之則不苟故此事難言之也察之

與尹材 慶曆八年

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秖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篆蓋秖著尹師魯墓四字

與蔡交 皇祐五年

某啟人至辱書感慰何已且承春序履況清休范公襄事脩以孤苦衰困中杜門郊外殊不知端息情禮都闕但得淮西寄到誌銘豈任感涕文正平生忠義

道德之光見於誌諡爲信萬世亦足慰也神刻謹如所諭敢不盡心其忝以拙訥獲銘當世仁賢多矣如此文復何所讓但以禮制爲重亦不遲年歲中貴萬全無他議也悉察悉察述夢後序更當勘尋史傳續報然亦當慎文正所慮至深其亦疑其有意不用此篇果如所料矣試期不遠佇奉賀加愛加愛其再拜

答曾舍人 鞏字子固　熙寧四年續添

其自歸里舍以杜門罕接人事少便奉書中間嘗見運鹽王郎中得問動靜兼承傳誨近又聞曾少違和

急足至辱書喜遂已康裕甚慰甚慰某秋冬來目足粗可勉强苐渴淋不少減老年衰病常理不足怪也餘在別紙某白　見諭乞頻且止亦佳此時尤宜安静爲得理也惠碑文皆佳多荷多荷常筆百枚表信不罪不罪

又 同前

辱示爲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賛而引經據古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人道之大學者[illegible]人而不講縉紳士大夫安於習見

閭閻俚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方群口諠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以要於久遠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皆如來諭也某亦有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嘗出也閑居乏人寫録須相見可揚推而論也自去年至蔡遂絶不作詩中間惟有答韓邵二公應用之作不足采惟續思頴十餘篇是青州以前者并傳記皆石本今納上自歸頴它文字亦絶筆不作恐知恐

知　青州十餘篇亂道爲説道上否彼近必見矣

書簡卷第七終

[illegible]

青州十餘[illegible][illegible]道[illegible][illegible]道上[illegible][illegible]近[illegible][illegible]矣

書簡卷第八　　集一百五十一

與丁學士 寶臣字元珍　皇祐四年

某啟自聞南方寇梗思欲附問凶禍閑居難求的便雖在哀殞翹想之心不可道也元珍學行憂深才當遠用邅一作罹此不幸古人多然在處之有道爾古之君子所以異於常人者能安常人之所不能安也所恨某居此際不能奔走耳某衰病無復生理今秋欲扶護歸鄉恐趂葬期不及則且權厝鄉寺俟它年耳忽偶黃華先輩過云賢兄在舒州因得附此草草不

能盡鄙懷當續馳訊也秋熱寬中自愛某再拜

又 嘉祐四年

元珍淹屈於外友游所宜出力既黙無所爲而至於書問亦不能時致其勤其爲慚罪不待言矣其自蒙恩歸院雖稍清閑而忽忽度日公私無所益此處京師者汩汩之常態也幸非甚愚頗知脫此而遠去然事有不得遂去者古人所謂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殆此類也今歲廷試得人之盛中外共慶況在佳壻此豈非久滯中一可喜事哉今因胡推官行謹奉狀相

次陸君行當別布懇

又嘉祐四年

某向在府中困於煩冗久不奉狀徒用瞻思專人遽来特辱嘉問承涉夏已来體氣清福深所欣慰元珍才行並高而困蹇如此吾徒之責也某昨被煩使初不敢辭然几案之才素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筋力不支屢自陳乞蒙恩得解去實出天幸然請外之志尚未獲素心又以殘史終篇有期夏秋之交可決南去相見未涯千萬鄙懷臨紙不能悉布惟慎重自愛

以順休復

答郭刑部 輔

某啟方欲因兒子行奉狀遞中忽辱書可量欣慰兼審春寒動履清勝承諭以嵩少之游豈勝跂羡此樂常為山人處士得之衣冠仕宦比其汲汲得如其志不老則病矣雖有登臨之興勉彊而為之已不勝其勞也若神完氣銳惟意所適如公之樂者百無一二人也如某者目固不能遠望足亦不任登高矣可歎可歎相見未涯嚮暖加愛

與朱職方處約 嘉祐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夏熱公外竊惟體履休勝陳詵寺丞佳士也曾在滁州同官今其南歸願拜識幸希留念也屬唐史終篇忙廹作書不謹備恕之方暑愼愛

與蔡省副

某頓首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教字承已登舟遂不復一得叙別可勝瞻戀短景日暮還家客已盈室寢食殆廢習以爲常以此久不奉問慙罪慙罪汝陰君子以處疾少間當来歸未見惟寬中自愛審用藥餌

不盡區區

與王發運 鼎字寶臣　嘉祐二年

某啟中春嘗辱惠問不審涉夏暑毒體氣如何某自出貢院為群士諠詬尋而入夏京師旱疫家人類染時氣區區中復有病患憂煎以此久不附狀寶臣治漕南方雖久淹于外然振綱華弊公私所賴者不細比於碌碌於此無所云補者所得多矣其再請洪井未得屢罄所懷期於必得也未相見間惟為時自重謹於遞中奉此不宣某再拜

又　嘉祐二年

某故衰病無悰難久於此加以私計日思南去未可得者無他近時内外制請便例不得從爾柰何柰何自之翰有事故人零落所存者幾更復何心追後生於紛華其將入貢院時之翰疾已甚比出遂不見遽失斯人爲恨何勝與同年相知尤甚遂及之愁人愁人中間承惠金櫻煎近方開而服之其製一作煎得尤精多荷中年衰病太甚世情已去但猶藉藥力且扶旦夕爾遽中不子細

與馬運判 遵　皇祐二年

某啟久別欣此瞻候陰寒道中尊候休勝河役動衆疲民利害繫公處置之耳他俟握手不能具述因人走此不宣某再拜運判裏行執事 十二月七日

答韓欽聖 宗彥　嘉祐二年

某啟昨使舟行日不及攀別深以爲恨人至辱書伏承署事以来當此祁寒體況清福實以爲慰也外補之樂得之有素伏讀佳作益以起予無用之質衰病颯然造物者畏浮議以見縻柰何柰何歲晚以時自

重人還謹奉此爲謝不宣其再拜欽聖提刑學士十一月二日

辱寵惠佳篇欽誦不已旦夕和得遞中附上新甘奇味珍荷也珍荷也部頭事藝稍進得賢者齒問更增勉勵也呵呵劉守到必還使司當復清談也嘗說襄陽山水一経真賞果如鄙言否

答李學士嘉祐八年

某啟自遭罹國卹哀摧殆無以生伏惟感慕攀號何以堪處伏承遠賜存慰豈勝感咽孤拙遭遇昔與安道皆奉清光今茲衰晚才薄責重未知死所何以論

報嚮秋更冀以時加愛

與王學士

某頓首京師區區自朝及夕無益於公私而思接賢者之論亦不時得近兩辱見顧皆不獲迎候豈勝爲恨寒陰不審氣體何似旦夕當卜至門未間先此爲謝冀有以亮之而已

又　熙寧三年　此帖又載第九卷却云與薛少卿

某啟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近入京衙校過賴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視

聽某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爲掛冠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須且勉赴到任徐請歸休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至蔡别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答張學士嘉祐　年

某啓中間辱惠書未遑脩答又辱惠書意愛勤勤重增感愧某以嘗患兩手中指攣搐爲醫者俾服四生丸手指雖不搐而藥毒爲孽攻注頤頷間結核咽喉腫塞盛暑中殆不聊生近方銷釋衰朽百病交攻難

堪久處茲地漸欲謀爲退縮得免罪戾以疾爲名而去猶是幸人使騎巡歷何時一過都下必遂握手未間以時自愛伸儀喪子應滞行期許事猶煩餘暇沖卿恐猶未歸未及作書爲懇

又 嘉祐　年

棊啟區區久不馳問豈勝瞻勤暑毒竊惟體履清福兼承權留務都邑孔道諒必勞神中間嘗辱惠問不時脩報亦可知其冗卒也慚感慚感其唐史終篇遂當復尋江西之請衰病無堪爲歸老之謀爾未由握

手莫罄鄙懷惟冀爲時自愛以副企詠

又

某啓前日專詣舟次值不在略見賢郎比欲旦夕再祇候而大雨連綿無由出門兼恐已行忽辱手教乃知即今方行不獲面别惟以時自愛瞻企何已東南應亦有所欲但倉卒不暇續當有信咨煩也蔣同年千萬爲伸意近得書亦當作書也南都近有書去矣人立待草草

又

某啟衰病無堪叨竊過分方深愧懼遽辱誨存兼承惠寄佳篇豈勝珍誦湖園野趣近郡所無夢寐在焉何嘗忘也若得偶逃罪責歸老其間遂養慵拙何勝幸也歲晚寒凜款言未期惟冀以時自重

答陸學士　經字子履　至和二年

某啟使北往返六千里早衰多病不勝其勞使者昔往凡七八獨疲劣者尤覺其苦也還家人事日益區區浮生何處得以休息承子履在洛甚安又知来鄭書碑咫尺莫得奉見獨見勝之備知動止辱書益用

爲慰漸暄珍愛人還謹此

又 熙寧四年

某啟久闕奉問忽枉以書奚勝感慰兼審經寒履況沖裕某衰病餘生得請歸老而遷官兼職皆出特恩榮幸之愧無以爲諭第久疾累年頓難減損然得此閑適足以安養又其幸也遂復田畝無期會見企仰而已千萬加愛

又 治平四年

某啟早来辱枉使車重增媿感過午遂熱承動履清

和方苦暑乏忽被手教兼惠以蘗并方尤荷意愛之厚第藥性差熱當漸漸服之也竊承代歸有期依依之意愚當與頼民同也餘留面布人還以奉此

與刁學士 給

某啟前日承寵訪秋暑討尊候康和以居處狹陋欲卜定力約數君奉同閑話一日既稍寬涼又佳水烹一兩盃茶幸告月初約一日恐爲會處多故先次作此咨啟

答連職方 庶字君錫 天聖中

某惶悚頓首上黨三哥良執少久一作別伏想體中佳
好近者兄長行獲奉短札懇悃之素具之如昨洎任
進來得三兄信伏知軒車猶未歸仙墅某自返黨閭
邈然塊處日以賤事相逼魚鱗左右至於筆硯之具
視同長物而已前承寵示佳句久欲爲答柰六情底
滯不能叩課加之對雷門之前非布鼓之能過也但
劝曹生游揚季布之名日得傳播於漢東士流之間
諷誦傳寫者逆疑使中山兎悲而洛陽紙貴也今勉
成一首以報來賜小生學非師授性且冥惷仰賴良

交時賜教誘若不爲索其病疵而姑劾司馬生言好字則三哥顧我之厚薄可由斯而見矣呼嵗且晏乎居寡徒想望故人能不愴恨時因北風幸無忘德音之惠某頓首

又　嘉祐五年

某啓近嘗辱惠問不審寒来體履如何京師區區幸時與元禮相見然衰病鮮悰無復壯年游從之樂也殘史已終篇南歸之思如欲飛爾君錫決然遂獲閑居之適應知此趣真老者之所便也況竊禄甚厚於

國無補豈堪碌碌久此乎握手未期聊爲君錫道此
盛寒多愛

又　熈寧　年

其啟令姪過郡辱書粗慰積年思企之勤兼得一詢
起居康福外絕世欲内養天眞宜其極方外之樂享
眉壽於無涯其寵禄盈溢心志衰零尚此盤桓未償
夙願然亦不出新春歸計可決第思場屋之游四十
年之舊零落之餘所存者幾而吾二人者邈焉各在
一方未知握手之期用此不勝區區爾歲律道盡寒

色囑深惟以時加愛

又　熙寧四年二月

某啟守蔡忽已半歲老年百病交攻賴此閑僻偷安然猶經春在告人事曠廢咫尺相去闕於馳問使至辱書既慚且感喜承尊候康裕某以衰殘未遂一丘之願勉彊憂畏惟思髙賢遠識早能超出塵累宜享福壽於無涯也企慕企慕相見未期初暄保愛

又　熙寧四年四月

某啟相去不遠惠然之顧出於乘興古賢佳事有望

於故人但不敢坐邀爾其入新年陡更衰殘昨三月中欲遂伸前請決計歸休封遞角次得闕報陝兵爲孽遠近驚懼朝廷方有西顧之憂遂且少止今已寧息作晩必期得請也若遂還潁則相去益遠至時或一就蔡枉顧可否千里命駕近世未聞亦是一時奇事有望有望亂道思潁詩一卷粗以見志閑中可資一噱

答連郎中庠字元禮

其啟才薄力劣任非其稱初無報效徒自爲勞人事

都廢侍親舊見哀而不責小故湖外風土如何觰承
體中亦小不佳今喜清康君錫兄亦久不承問多事
怱怱不曾作得一書慙悚慙悚惠柑甚佳遠地難致
尤爲珍感鳳團数餅聊表信而已歲律遽窮新春多
愛

又

某啟承賢郎小娘子見過故人有佳兒女朋友所當
共慶也蕪辱簡字惠以熊白并鱕鮓等皆飲酒具獨
患累日苦目昏未能近盃杓也朝暮乗閑道話

答丘寺丞

某頓首今日食後就寢方覺擁被卧讀太白集忽辱惠佳篇豈勝感愧當亦牽强爲報恐滯使人且此爲謝

答韓宗彥 嘉祐四年本卷前有答韓欽聖二幅即宗彥也誤寘此

某啟專人辱書承此初暑體履清勝實慰瞻勤前在府中嘗辱惠問牽以俗冗不時布款昨以衰病屢自乞蒙恩俾解煩劇雖江西前請未獲素心而疲憊討不能久粗得休息亦不勝其幸方得復從諸公之遊

而子華遽遷執憲然命出中外稱愜某既得閑適遂且盤桓過夏秋冬當遂前請相見未涯但聞風采行被嚴召未間暑熱以時自愛因人還謹此爲謝

答黎宗孟 醇　熙寧二年

某啟近遣家兵至萬壽奉迎有書計達專人惠教乃承路中得疾間來人不能詳言即日必惟已獲痊安旅中有疾亮難久也辱諭尋醫細思皆小小外事不足動懷豈宜輕爲去就許昌避 疑 介至亳又陳曹爲梗今又復然足驗世人常態屢處如此然則尋醫所

至未必見容但當寬度包之爾富丞相奉知必不淺已教他舉留再任莫且隱忍終之否其性自少容老年磨難多漸能忍事前後蒙見教者豈非欲其寬中以忍事耶却敢以此意奉規不恡不恡未敢奉邀必且徑還家也嚮暖加愛不宣某再拜

與裴如晦 煜 嘉祐五年

某啟酷暑阻奉見竊惟體氣佳和新事頗動人耳目惟靜處聽閙益覺其喧也聖俞賻助遂獲幾何苟有所得幸且勿送其家也望略批示或約相見爲佳謹

此咨啟某再拜如晦學士廿四日

答杜植嘉祐五年

某啟公私多故久闕馳誠然亦久不承問忽於遞中辱書喜慰無量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不相見數年間親舊零落所有無幾在者衰殘老病於理宜然其間不能量力決然早去而留連禄仕任過其分勉强禄禄迄無可稱以取責於一時而貽譏於後世則鄙人於數老叟中又獨負此若寵利紛華不惟非素心所溺就令心有所好大抵晚年實能享者於身所得幾

何由是言之得失不較可知自去夏迨今病恙交攻尤苦齒牙飲食艱難則嚮所謂於身所得者無復有爾可歎可歎不相見久因書及此聊當一笑爾聖俞家賴諸故人力得不失所潼州兒子輩更在教育他事應在雅懷有以處之不待言也新歲千萬加愛因風不惜惠問以慰瞻仰不宣某再拜

答陸伸

某啟人至辱示長書及古今雜文十軸其研窮六經之旨究切當世之務與其辨論文辭之際如決壅塞

闢通衢以瀉浩淼之無窮御騑駿而馳騁然則吾子之所能與其所用心者不待相見而可知矣某衰病廢學多難於時常幸得空閑之處苟樂於自棄而吾子獨不棄之惠然見及何以當之欣慕感愧聊茲爲謝幸察其區區

與丁學士 見英辭類稾　已下續添

元珍屈處冗務士夫所歎清議尚存自當奮滯推通塞有時必須之耳某碌碌於此爲庸人出處之計前以屢陳矣

又

冗務誠非賢者所處然屈伸之際又非賢者不能安也凡在友舊莫不以此爲慮而未知所以爲之奈何自古賢達之士固嘗有所屈伸其所以處之者乃其平生所學者耳足下所存遠大故知必能及此敢道之

與蔡省副嘉祐元年　見名賢簡啟

某啟昨日無以爲禮深用慙靦宿來動履想佳然中席遽起遂不可留變此新例他時東齋之會敢不遵

用故事也適得沖卿簡言原父已送詩云某殊未有一句欲借一拭目以發衰鈍三日欲去出城送沖卿能往否此不敢强聞及之

又嘉祐　年

某啟昨日知與沖卿賞月必有餘樂某亦邀同輩二三人淡坐不飲殊亦鮮歡但飲冷過多又病眞不能追逐少年矣前時烏絲欄輒留欲書其後尚未有暇適因尋書别得少佳者且納上聊資揮灑章望之長言試爲一闋疑後日方得奉見謹此咨布

與裴學士 名煜字如晦嘉祐八年以秘閣校理知閩州 前有嘉祐五年一帖

某啓公私冗瑣人事多廢不獲奉問忽已逾時專人辱書承經寒氣體清安稍慰瞻想也某年齒日增心志日耗材薄任重憂責無涯故人在遠誰與教告誠未知税駕之所也如晦代歸有期竊承私門多所憂撓顧知紛紛此世必無事人也惠甘誠爲佳物然不飲已朞年矣茶須嘗方敢致謝嚮春和更希慎愛專人還謹奉此不宣某頓首如晦學士足下二月三日

與趙學士 名彦若字元考 熙寧年

脩啓頃蒙軒騎少留忽忽殆踈款奉然每親餘論獲益已多以别方爾傾馳辱書感愧旦夕亮且就道霜月凜寒千萬愛攝不宣歐陽脩奉啓太常學士執事

八月晦日

承示集古跋尾數事頓發蒙滯恨不早拜星也

書簡卷第八終

書簡卷第九　集一百五十二

與薛少卿公期　景祐三年

某頓首再啟東園一別自夏涉秋今倏冬矣泝沭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一百一十程纔至荊南見家兄言出京時有公期書渴得一見要知別後事然數日尋之不見遂已某自南行所幸老幼皆無病恙風波不甚惡凡舟行人所懼處皆坦然而過今至此鄙夷陵江水極善亦不越三四日可到久聞好水土出粳米大魚梨栗甘橘茶筍而縣民一二千户絕無事罪

人得此爲至幸矣秖是沿路多故舊相識所至牽率又少便人作書入京公期始約今冬赴絳州必非久行矣每憶君謨家會頗如夢中未知相見何時惟自愛而已因人便附書在君旣處乃可達今因遣白頭奴入京謹附狀不宣

又 景祐四年

某頓首自公期東門之別忽已踰年南北之殊相去萬里音信踈絶於理固然昨至許州蒙訊問備審官下爲況甚佳邇来諒惟自公之餘與闔内貴屬各保

清休其居此爲況皆如嘗親老幸甚安室中驟過僻陋便能同休戚甘淡薄此吾徒之所難亦鄙夫之幸也多荷多荷公期遊宦故鄉其樂可量思昔月中琴奕樽酒之會何可得耶其久處窮僻習成枯淡頑無曩時情悰惟覺病態漸侵爾弊性懶於作書區區思慕之心非有怠也惟仁者察之讒謗未解相見何由惟慎疾加愛因人至京頻示三兩字爲禱其如方寸莫能盡也不宣

又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公期九哥足下比者伏審五丈人丈母相繼傾亡聞訃交至不勝悼怛苦事伏惟罹此酷毒摧痛哀慕柰何柰何孝子之志在於不滅更望節哀就禮以全大孝是於親友爲大願也自去秋質夫有事顒俟公期替歸不意遭此凶變知扶護且歸絳州未審何時可至京邑一别數歲其走萬餘里艱險備嘗公期又有此患人生若此可嗟可嗟八哥在京尚未有差遣亦欲求一住京所貴照管君貺與其亦時時到宅内外如常不慮中前君貺行曾有書佗爲有

起請不肯附去今同封呈前後累寫下書皆因循不附去得悚息悚息秋寒哭泣扶護千萬寛節以副區區謹奉此致慰

又慶曆三年

某頓首啟自公期到京便欲拜見初期見訪尋以某欲入都遷延至此近以定日必行一夕小兒輙病遂阻行計然猶幸僅存其生至今尚未安所賴有可醫理行既無涯虛滯軒車久阻歸計慚惕料某不往公期便行也企渴企渴他具夫人書記累辱問小兒病

無慘中未及奉書市藥甚煩挂意春暖各希保愛瞻
祝瞻祝不宣

又皇祐二年

其啟到此已將百日牽率如初以此久不奉問遞中
并人至兩辱書承寒來寢味多福霈恩進秩不敢為
賀彼此然也某此區區幸事漸少稍息肩奉告作數
蓋爲郡人陋其太陋爾相次專人附銀去式樣一依
官品可也冗事乃煩長者惶恐惶恐餘具後信冬冷
保重

又　嘉祐　年

某啓累日不相見承在軍器庫中必甚勞神暄和體氣喜佳裕玉冊官便當遣去有暇因出見過看漢碑今日私忌家居恐知

又　嘉祐　年

某啓昨日見妳子自宅中歸云公期猶患瞀疼不審旦夕来尊候如何今日欲於軍器庫中奉問又恐不入爲前日呞見偷竊者驚家人欲於宅西添一鋪巡警不知有倒否夫人言公期宅前曾搠添一鋪不知

申報何處施行略希批示因出閑過少話某再拜公

期郎中　二日

又嘉祐　年

某啟昨夕承過顧經宿熱未解甚可苦也體中安和

數日有人將一馬来行亦快不見驚蹶不知毛骨如

何云要百千爲定價直否試令牽呈昨夕忘却閑說

及幸告批示萆薢丸方專令咨請不罪不罪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啟昨日作書未及發忽得来介所惠書頓釋月餘

憂想之懷家人尤以為慰也所喜涉暑到官尊幼各安寧仍知頗以郡事為意如此日月亦易銷遣某嚮在夷陵乾德每以民事便為銷日之樂苟能如此殊無謫官之意也某偶因用街市淋洗藥拔動風氣左脚疼痛數日在告不意傳報特煩軫念感愧感愧盛暑公外加愛家人亦自有書此不多述不宣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啟近併捧三書具審至汝以来動靜甚慰企渴爾比日竊惟公外體履清福貴眷各安和今夏京師大

熱疾疫尚未衰息頗聞許洛特盛幸喜汝獨無之雖然郡事久不治下車之始不無勞心今必稍簡則漸可樂矣崔庠案已斷邸報必見罪狀不若初聞之可駭然刑名亦重舉主多不免茲亦奈何淄州近不得書應是煩惱其今歲病暑飲冰水多目生黑花多在告舉家幼小幸安最後將書來人戒渠來取書輒私去故於遞中致此暑伏方盛慎愛不宣

又　嘉祐治平間

某啟多事怱怱等閑不奉狀遂復逾月茲者楊氏子

来辱書承秋来公外動履清康貴眷各安粗以爲慰郡事以太守養疾甚煩裁處然臨以餘刃莫不爲勞苦加之歲事豐成盜訟當漸稀簡也某以私門過夏罹秋幸且安帖秪是孤危之迹勢漸難安群口籍籍外亦應聞病目愈甚承惠藥方便當精意服之也連日從駕歸遂卧病兼亦筋力去不得也餘俟家人自有書殘暑更冀以時自愛以副瞻企

又 治平二年

某啓近以雨水爲患舉家驚奔所幸人物苦無傷損

偶居定力公私擾擾久不附問急足忽来惠書承秋
来公外體履清福貴眷上下康安稍以爲慰報國無
狀致此天災皆由時政多闕上貽聖憂方共引咎遽
承見教丁寧切至蒙愛之厚愧感銘藏而已知汝極
豊郡政脩舉盜訟遂稀應多閑暇之樂也某怱怱無
悰病目如在昏霧中作書甚艱餘不遑及嚮寒保重
因風時枉問

又　同前

某啟新陽納慶伏承動履多福人至辱書感慰無量

京師水後繼以陰雪甫近郊禮次開晴青城宿齋雲日澄和人情舒暢遂成大禮衰朽之質執事忘勞前此公私事叢久闕致問自是而後應且休息一晴鎮遏無限浮議天幸天幸餘非筆墨可罄人還僅布一二深寒多愛

又 治平三年

某啟自承受勅後日與家人望軒騎來歸何久而絕不聞問春夏之交氣候不常不審體況何似想眷各安某此内外如常但自春来病渴淋不止在告

多日乞一近郡養疾已二削竊料旦夕當至都門故專走兵迎候其他須面叙病中不悉

又熙寧元年

某啓近法曹廳人回特惠書經節竊惟公外氣體安和某到官忽已兩月幸與諸幼如常但老病益衰民間興利趨公事目百端昏然並不能省若常時公事則絕簡過客亦稀苟禄偷安負愧而已公期臨郡已多時莫須别有差遣某以病苦難久尸居歸心有素何日遂如所願相見未涯窮冬盛寒惟加攝爲祝

又 熙寧三年 此帖又載第八卷却云與王學士

其啟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近入京衙校過頻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視聽其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為挂冠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須且勉赴到任徐請歸休未遑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又 熙寧四年

其啟專人辱書承秋暑體候康適貴眷安寧甚慰甚

慰其茲者告老得請恩典殊優出於萬幸頻蔡至近雖冒大熱信宿便至遂爲閑人庶事皆如素計惟當營舍久而僅了族大費廣生事未成倫理頗亦勞心然措置稍定不復更令入耳則是人間無事人爾知幸知幸承冬中當替歸可遂相見豈勝欣願但恐未間別有美命也某此老幼幸如宜聞相去秖四程必時得書問往還殘暑公外多愛

又 同前

某啟逕吏過州辱書承經寒體況清裕貴眷各安甚

慰勤企其與諸幼幸各如宜自還田舍已百餘日庶
可稍成倫理粗免勞心始覺漸有閑中趣味然目足
之疾初未必損蓋累年舊苦勢難頓減又迫於年齒
愈老而益衰其如坐享厚俸飲食無為徼倖之愧感
激而已承美替有期冬末行舟淮頗當得一會面但
恐未閒別有美命就移不然豈勝欣望也深寒未相
見間多愛多愛

又 熈寧五年

某啟自使舟過郡閣門庶事乏力又值雪寒難於舉

動加之病齒妨飲遂不成主禮退居屛迹惟友親難相會每以爲恨幸一相見又事多艱滯如此信乎人事如意難得也然尚得靜話数日爾人至辱手教承宿来尊候萬福知詰旦遂行嚮和惟多愛

又　同前

某啟近辱書喜獲平安到京甚慰傾企乍至都下人事必多仍審已謁告歸絳州何其速也不亦少勞乎即日春暄竊惟氣體清適某自相別後令醫工脫去病齒遂免痛苦然至今尚未敢放口喫酒情悰索然

但覺一歲衰如一歲爾集序已了秪候更了鐫刻一併納呈閑居難得人便附書比此書至京計已西去故令人齎轉附至絳故未及其他惟繒暖保愛早還以副瞻思

與陳比部 力 嘉祐治平間

承有家訃賢妹有事竊惟悲痛老年親戚間不免時有煩惱人生常理只如此時暑千萬節哀寬中無由奉慰来日令兒子至寺中也五妹且省煩惱時熱圖安也某再拜作坊殿丞良親 廿七日

又 嘉祐治平間

某啟承昨日寺中舉掛時熱惟希寬中又知喫食所傷更須慎護辱惠茶具甚精奇多荷多荷藏之他時爲閑居之用爾今則少暇也五妹喜安極熱未敢相邀歸家好將息某再拜作坊國博之右 旬休日

又 同前

某辱惠荅簡承臟腑已安和甚慰惠茶籠所作極精至石屏大是奇物可珎可珎但不得中間一片則不成器千萬爲早取之此物他處未嘗見石屏世故多

有未有若此簡易而工妙也稍涼見過閑話䂓再拜
作坊虞部　六娘兩日患臟腑今却安也果子自此
更不令喫幸荷幸荷

又同前

人至承惠簡喜酷暑中與貴眷各安數日大熱恰值
謝官人事紛紛疲朽遂不克支若非昨夕一雨少解
煩毒其將奈何頻勞問念多感多感䂓再拜　住娘
近日頗肯忌口亦漸向安謝念及也

又嘉祐治平間

多日不相見天氣斗暖喜與五妹各安和惠簡問及牙疼多感多感兩日稍可雖浮動醫者云取未得須候根脫取之省力恐知恐知驢肉多荷多荷某再拜

作坊虞部良親　廿二日　兩日却較喫得此物

又　同前

某啟承惠蘇家藥多荷多荷亦嘗用之此但治咽喉爾某所苦者齒牙熱痛兩日来漸較蓋稍節滋味等物遂可爾過承憂念五妹歸家安否後日祠事畢便歸當得相見人還專此爲謝某再拜　只前時兩般

藥自好方待久使也

又　熙寧元年

某啟久不得信方深企想送劉司理兵士至辱書承公外體候安和四郎以下諸幼各安甚慰但以亡妹忽已周祥舉家見書信至重增悲惱爾某此老幼幸亦如常久欲作書只爲累表乞致政未允候見去住後發書奉報爾今又忽有青州之命已兩次辭免欲且乞守亳蓋去頻近便於歸計也未知如何也知吾親每每多不安遠宦中有此煩惱誠難爲情更宜寬

心求安爲善也七妹靈柩今冬先送歸晋最爲上策嚮寒千萬保愛不宣某再拜知郡比部良親 九月八日

與馬著作 嘉祐中

牡丹記荔支譜久欲附呈以候刻跋尾數十字以是稽遲不惟不惟病目固不能書然君謨不肯爲他人書而獨爲某書此朋友間自是一事不可不記故勉自書取笑取笑

又 治平四年

某啟近縣人還奉狀新歲布和善人君子自宜享福

惟餘齡晚暮益以病衰相見未涯徒積傾𦹬䣛抱區

區前書粗布政餘加愛某手啟知縣著作足下十二

月十九日　寄惠花燭白蕈多荷多荷蕈豈非自種

耶甚佳甚佳泉水未爲爾必以冰凍費致未得也

又　熙寧元年

某啟專人辱書并以泉水爲貺豈勝珎荷兼審新春

履味清安河夫之役尚煩神用然處置得宜公私俱

濟則所利慱矣亮不以爲勞也其再乞壽旦夕必見

可否未間難爲期約也當續咨報尚寒慎愛不宣某

手啟知縣著作足下十九日　李集已領泉味皆佳然大抵東州水甘直須於鹹水地飲之然后為貴爾

又

某啟病悴之餘人事踈廢忽辱惠教方承臨菑齊城経暑公餘清適誨諭稠重開發蒙鄙感愧感愧咫尺未期會話欽渴欽渴其再拜　病目多書字不得不罪不罪

又熈寧三年

淮西支郡蕭條何敢奉屈然吾儕以道為樂亦應不

以開要爲計其至頻且少盤桓俟如蔡即當發削若遂所乞衰拙之幸多矣塗次餘未及詳

又 同前

最後一削甚懇意謂可以免并遂蔡何幸如之其餘區區未可卒布但不一會見尤爲恨爾保愛保愛

又

其敢官守相望咫尺未親言話惠書勤眷燕以嘉篇富麗之作老病無悰得以拭目頓增鄙思也欣感欣感高材尚滯一邑秋冷多愛其奉白著作足下

某啓嚮傳例罷學職初聞可疑及辱書始駭果然又

與顏直講 長道

承有淮陽之命君子出處不違道而無媿則所居皆樂況淮陽近家之便乎亮不動浩然之氣也交年積雪極寒體況想佳計行李不久當東相去逾遠會見何時千萬加愛

又 治平四年

某啓嚮在京師會吾子来人事忽忽不能以從容接高論及至亳聞還直學館出處相失誠可悵仰近惟

經寒體況清適其退守偏州甚爲優幸而衰病侵凌心志昏耗諒難久竊榮寵也目疾爲苦臨紙艱於執筆鄙懷莫罄新歲惟冀加愛

又 熙寧元年

某啟董君來辱惠音竊承履況佳適感慰曷已學館誠岑寂然塵事不到足以專志經籍則其所得與其所樂豈不多哉某今春目疾愈甚東州民物可樂處多但自以衰病少悰爾董君到必爲言也

又 同前

某啟衰病人事多廢久不奉書遞中辱問承經寒體況清適學舍久淹然以道爲樂必無倦也某兩目益昏難久勉强乞壽已再旦夕冀得請西歸近頻爲便爾相見未涯鄙誠莫道

又 熙寧二年

某以病昏廢學情禮亦多闕東州一任寄委勉强常憂曠敗請壽冀未退休間苟安於藏縮爾久不聞道義之益與諸賢者迹日漸疎但欽渴而已

又 熙寧三年

其啓近辱書承春寒爲道外無恙甚慰企仰竊憶去秋將離青社曾一奉書未審得達否某衰病如昨幸得閑暇偷安但苦病目不能看書無以度日詩義未能精究第據所得聊且成書正恐眼目有妨不能卒業蓋前人如此者多也今果目視昏花若不草草了之幾成後悔所以未敢多示人者更欲與二三君講評其可否爾但未知相見何時也報筆特艱莫布萬一漸暖加嗇

又 熙寧四年

某啟近辱書承涉暑講道外康和甚慰兼蒙以皃繹先生一有字集爲示某自少時常得傳誦數篇每恨不見全編不意茲時頓飫饑渴藏家著錄以傳後世榮感榮感某以經春老病在告近已復尋在亳之請方治裝以俟命區區未遑悉布惟毒熱加愛

又 同前

某茲者得請歸老恩出萬幸惟所苦渴淋自春發作經此暑毒尤甚蓋以累年之疾勢不易平然自此安閑冀漸調養爾而目昏甚艱於執卷顧難銷晷景又

親朋之會邈不可期恐遂不聞道義默默寖爲庸人爾殘暑加愛

又 同前

某啟近小史一作吏許充行奉書方在道人自都来又辱惠問豈勝感媿蕉承秋暑爲况多佳其自蒙恩許其告老榮幸感激之懇前書已粗布惟乍還里閈人事必勞而舊苦目足之疾得秋增甚舊書編稾未經一二君商榷今遂復田畝會見無期此爲恨爾餘粗如宜幸不多恤鬻冷惟加愛

與梁直講

某啟衰病退藏自宜屏迹忽辱惠問雅眷不忘其爲感著未易遽陳燕喜春和氣體清裕董直講来自學舍具道群居之詳今其還也亦備見郡齋之况燕譚之際諒可及之病目愈眊然艱於執筆惟以時加愛

與直講都官熙寧元年

某啟自離亳更闕奉問春氣尚寒體履清勝其昨辭青不獲勉策病軀東来而東州士俗深厚歲豐盜訟亦稀甚爲養拙之幸而獨苦衰朽老疾日增爾歸計

遷延更須年歳也學舍久淹匪朝必有美命未閒㳽
愛其再拜直講都官足下 正月九日

與曾學士 熈寧三年

某啟近因人還得附拙記荐辱書尺其爲愧荷可勝
道也蕪審秋寒提按之暇動履清福某去蔡咫尺以
病足爲梗少留於此忽復踰月匪晚向官所壽蔡相
望時得拜問旅寓中草率爲謝

與王補之 熈寧三年

某啟近者行舟過界上特辱惠書喜承秋冷氣體安

和以至郡道里差遥不敢曲邀車騎又失於上問全乏迎候豈勝愧恨某蒙恩得請郡僻事簡衰年疲病苟禄偷安甚爲幸也歘見未涯以時自愛

與謝景初皇祐元年

某拜啟久不作書蓋由無便即日爲政外奉親萬福某幸且安郡僻少事然漸老懶於爲學惟喜聽爾足下爲道方銳著述必多此急足回無惜爲寄春寒保重

論徐嶠稱弟子帖

春首餘寒惟闍黎動止安穩弟子虛乏之繆承紫寄
蒙恩獎擢授以洛州一歲三遷自南徂北既近都
邑忝竊弥深便即祇命未由預謁瞻望山門但增
悽斷戰懼之情慙惶失據願珎重不宣弟子徐嶠
和南

其啟承惠佳篇豈勝欽服昨日見顧遂當祇詣曾不
爲言其如清宴佳賔難復多得若曰春秋爲義當得
徐嶠筆法何用於闍黎稱弟子自南朝起此弊事遂
成風俗其如近日士人佞佛者必宜於此時力與革

此弊事惟在賢者爲之禮曰君子動而爲世法然則舉措其可不愼哉金氏世以財雄南方今乃出佳子弟甚可愛也雄漢瀛覇保州粉紙誰謂不可書請試察 試察之下尚隱隱有字漫滅不可讀不知與何人帖也

與脩史學士 嘉祐三年

某啟辱教開發蒙滯實寡陋者之幸也早来寧王憲只爲更名與郯王嗣直數人同須再出封國其它更有易名者偶不徙封爾就中此卷錯處多然捨此更無也某白

又

某啓前日承惠服屬圖寡陋蒙益何勝感愧欲見當年脩真宗實録人官職姓名差官及書成年月告與撿示不罪相煩八日某拜白晉叔學士

又

多日不奉見春暖康和中間承見惠臘雪散者或有更乞少許某再拜 外題簡呈脩史學士

右三篇見秀峯隱居法帖或云與呂夏卿呂字縉叔嘗同脩唐史晉字疑省文

與人 [illegible]

某啓日偶客多不及款話惟望慎疾自愛俗子多是非難防勉强接納小疾不足過疑却恐過當服藥致生疾耳二者愚慮恃眷舊敢然悚惕[illegible]難遏亭復匪遥他不足道也區區其又拜

右不知與何人

書簡卷第九終

書簡卷第十　　集一百五十三

與十四弟 煥字大明　皇祐二年

某啟仕宦多故久不附書冬寒計與諸眷安和其爲太君年老多病未能一歸鄉里親拜墳墓祖墳更望與照管餘託鄭齋郎致意此外保愛不宣某書上十四弟秀才閏月六日

又 皇祐五年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罰上延太君以去年三月十七日有事攀號寃叫五内分崩不孝深蒼天罪逆

深荅天見在潁州持服昨者鄭𪻐郎自鄉中来得十四弟書知與骨肉奉親各安其爲於潁州卜葬所以未及歸得只候服闋南歸相見書言回陂樹倒但勿令人斫伐爲幸諸大小墳域且望更與掛意照管年歲間某歸相見餘不多言今因嗣立人回奉此不具兄押書寄十四弟秀才四月七日　兖墨宣筆表遠信

又 同前

十四弟秀才前者嗣立人力回曾附書及筆墨等想

得達邇来暑熱上下各安某今者扶護太君靈柩歸葬先遺嗣立歸凡有可幹事爲嗣立必心力吾弟且與同共勾當相見不遠秋熱好將息不次某書白十四弟七月十五日

又同前

十四弟昨自扶護南歸得相見庶事頗相牽率自別計安諸姪亦計無恙某初十日已至家一行如常但憂墳塋惟託勸爲照管諸已面諭更不言也此外教諸姪爲學各令謹慎爲佳時寒好將攝因人頻附書

来言墳頭子細是切不具兄其書送十四弟

又　皇祐六年是歲三月改至和元年

十四弟別後計與諸眷各安自離吉水後未曾得来書中間景歸曾有書必達八郎近寄信来回陂門垣及水道並已改了不知是否因書言及今因寒食遣人力去上墳望與至少卿墳頭一轉爲地遠只附錢去與買香紙酒等澆奠小叔西街小大郎諸骨肉並與伸意前曾附書更不寫書也更附錢五伯文與回陂墳頭張旺取伊一領狀封来仍指揮伊脩蓋墻垣

看鎖門户千萬千萬如有事書中細與言来春暄各
好将息不次兄押書送十四弟

又　至和二年

書寄十四弟秀才久别計安樂吴榮来得書回陂墳所必與照管今因寒食令人力蕭及去上墳将錢伍伯省請與買酒食去澆奠回陂墳并與覻當垣墻門户錢一索與看墳張旺仍指揮伊覻當樹木及取領狀一紙来春暖好将息不具兄押書白十四弟秀才

二月四日　外封題云書附吉州小市三院巷兄翰林學士知制誥史館脩撰兼脩唐書勾當三

班院某今其玄孫名鈞龜嘗請鄉舉尚居北巷仍藏
公之真蹟

又　嘉祐元年

人力來得書知骨肉並安深慰深慰爲今春使契丹寒食不曾遣得人往墳所吾弟並與到諸墳深感深感脩見乞洪州亦只爲先墳也未得間恐吾弟因出入且爲照管兄押書送十四弟四月十五日

與十二姪通理　皇祐四年任象州司理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頗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

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蒙榮顯致汝等並列官裳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一物汝可安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又

承示近文秪如此作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

屬尤見工夫幷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奇者舉上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馳騖者初官宜少安之

與十三姪奉職 皇祐五年

奉職自赴任不曾得書到官下想安樂汝孤寒曾受辛苦知道官職難得每事當思愛惜守廉守貧慎行則保此寸祿而已十四郎今却令回此子自縣中來見其衣裝單薄汝只親兄弟兩人今食祿庶事宜均給更且戒約勿令出入無事令學書識取此字從來

失教訓是事不會男子如此何以養身今遣人去知府舍人處求太君墓誌若此人将得来即更不言若未得来即汝因事至府中面告言吾令汝請文字且與請取求的便附来春寒好将息不具吾押送十三奉職 正月十四日 十四郎此中與綿襖子兩領并褁纏錢三索省只十七八程可到恐伊别亂破錢也

與大寺丞 發 治平四年

王澤與書未行間孫宗古来得汝書知與幼小各安甚寛憂想惟真所傳神改了甚善梅都官者必已畫

了所是韓孟惟真既言自有本便可畫也須是四憕頭面鬚髯一般大小方好看且傳語催伊早畫了才到亳便去取也押付發　宅圖且勿與看　梅須亦帶接籬不然帶楮冠子但取好畫隱士帽亦好

又　同前

吾二十五日離潁二十八日一行平安至亳初二日上事臨離潁時累有書去約汝於遞中發書令先至亳及至此兩日杳不得一字何故何故以此不無憂想不知爾來汝與諸幼各安樂否迎孫婆孫入夏来

長進否婆孫瘡瘓較未不瘦否此吾日夕所念也今
專遣急脚子去勾當将来山陵發引排祭一事汝宜
用心速與問當早令回報蓋慮後時難辦也其餘事
更三兩日黃清去別有書也此外夏熱汝與諸幼各
好将息遞中頻發一書来不必須候專人也五月二
十九日至亳後第一書押付發　今令急脚子計會
王昌及杜延禧問當進奏官及轉問北京定州進春
官前次仁宗山陵發引時北京定州排祭用何儀式
其祭前排列明器人物等用多少数目祭食味数贈

作錢馬数目並令一一問取令體例来令别具畫一
劄子汝速召王昌杜延禧令體問早令此急足回来
要作準備如杜延禧短使即令王昌用心勾當不管
悮事此急脚子回時買明黄羅一疋附来

又 同前

初三日遣急脚子發到亳後第一書爲問山陵致祭
事書必已到此中兩日内却併得遞中来者兩書知
汝與諸幼各安只是聞得婆孫患臓府後甚煩惱盖
孩兒三好兩惡已多時且須用心調理及知道妳子

亂喫物道不得但向道候到亳州　你不得迎子何
不與青黛丸喫此是汝小時服之得効者前時王澤
附去者豆蔻丸亦是汝輩患臟府時得効者可與婆
孫喫醫人藥中用黃連甘草者與兒喫此中日夕惟
是憂煩二孫過夏不易且喜汝今夏一成安樂然更
須慎食生冷吾自蔡河舟中大熱食生冷不節所以
到頻渴淋復作頻肉誠不及京師乍從京師來誠不
好及食之日久亦不覺酒則絶佳於舊日巨魚鮮美
鰕蠏極多皆他郡所無以至水泉蔬菓皆絶好諸物

皆賤閑居之樂莫此若也吾此只爲一嵗計不候宅
成只候買得材料便決去躬親葢造必更精潔也此
郡閑僻來去間足以頤養孃瘦及食少心頭氣滿與
其餘並如在京時汝可勿憂黄清李德今並遣回餘
事當續附書此外夏熱汝曹各好將息稍無人便即
於遞中附書千萬六月七日第二書付發押　王昌
令買明黄羅一疋白生羅二疋已指揮與也要知要
知　七郎得書知在京安樂且與頻照管　山陵致
祭紙錢贈作馳馬等此中可造惟是祭前排立人物

此中做不得須令王昌及早商量定令人家依數做
下準備使用不可悞事也　箔場近日如何般堕并
出買如何也向後可贍折欠此事常宜用心　王昌
處米麥絹錢索足未今並在何處收附所云趙祐請
米又是何米後信子細說來出京時舊曆上未請物
數令王昌録一本來仍開說後來已請見今未請
惟真處畫四本總了便與附來　黎直講并彭州劉
比部書並早與附達見吾省副再三伸意續有書也
近日群議如何謝上表到後莫有云云否因的書由

略說来不妨曾學士書汝去相看自送與

又 同前

十八日王昌等到得汝書并寄来生日信物依数並領知汝與諸㓜各安此中上下並如常汝可勿憂只是聞得迎孫患痢甚憂得王昌来時書中只言稍減次日送黃清急脚回書中並不言增減以此不能無憂才得婆孫稍安又却大姐患痢料得煎迫可知醫人須着照管且頻與錢但於房錢内取及他事少錢使但於房錢内隨多少取使不須先来問也只是分

明上曆記数與随手印押夏陸二人或請一月米各
與五石昨送香合来依常年例各與酒一瓶侯威亦
與一瓶汝昨寄文字比舊甚進可惜中止已得塗轍
可以力進也吾此公事絶少渴已減但瘦少力及耳
聽漸重然未甚妨事皆可勿憂此後恐人便漸少但
過十日無人便發書即於遞中附一信来此外夏熱
各好將息六月二十三日押付發　頻酒二瓶且可
喫毫酒更不及團茶新舊三餅　紙請取一月九曼
作捉箔場亦須照管　排祭事已指揮王昌也只是

祭文不知用不用速與問如用時覔一箇本子寄来
蓋全不知體面也更是靈駕起時百官皆服初喪恐
代拜要孝衣更早擘畫　韓維龍圖昨因何出辭頻
求襄何故不得而得汝問沖卿便知書中報来待發
書往汝畧要知爾　謝上表到多時因何不傳若傳
人言謂何及今諸事有何議論亦問沖卿便知子細
報来此中如井底　焦秘校所論如何且頻與見彼
新自南来必載柴米来如無時速報来　曾學士處
國史送来足也未或未足早取令足報来

又　熙寧四年

昨晚令此防送兵士将書去今早果是送汝兵士回得汝書知到頬安樂頬解千萬憂想自此三五日因人或縣遞頻附一信来也他事若漸有次緒亦言来謝大伯花園與漕口莊帳曾問當未花園目見如果可買亦緩爲之莊難看勿憑説者切在子細也吾今日已在假餘事續書言去二月二十三日押　所云州官来則復謁思之未便如倅幕縣宰須一先謁常禮不可闕也寫書了又思得此助役事方欲議行人

戶驚擾見說頻亦知此旦夕得安撫文移陝西軍賊撲滅已多其餘些小潰散更俟續報若一成定撲則過聖節可陳乞爾恐知恐知二哥一向不得書憂損憂損吾却且視事蓋不請假亦自可下表在亳時如此也此中吳寺丞久不安似虛勞恐知恐知

又　同前

近送配軍人行有書去必到尋而急足回得汝書知在頻安樂甚慰甚慰數日無書去爲等姚都官行然家中上下安樂別無事可勿憂吾在告已十餘日二

哥自京有書来言自家求休退都下别無議論西事亦不如傳聞别無警急但一二相愛者恐時方惡人求退懼有不如意事爾若止如此苦無可卹三五日欲遂入削爾恐知恐知候入削了去報也韋保屋必已下手也如前所説甚好只是郭天錫不可專委須自掛心韋保屋了汝且謀歸要去時却去此中近故也州官盡曾看否且與周旋續思頻詩何為却不刻石悶得言来更数事别有畫一向熱好将息頻附書歸三月五日押付大哥　褰州酒二瓶不甚好但以

勝頴爾必喫發風物酒亦必飲千萬千萬科場尚遠
勿甚勞也

又 同前

初六日姚都官行令急足隨去附書并酒計昨日已
到也前日揚嬰入州得汝書并信物等並足知汝在
彼安樂甚慰此中內外並如常吾在假已十七八日
表并劄子寫下數日遷延未發今日待發凌晨忽聞
邊事警急又卻未敢發然素計躊躇身心躁撓無地
自容蓋悔恨者去就之計不能自決若去秋在頴便

陳乞安有今日之悔到蔡又直遲疑至今是自家做
得今欲歸咎何人然昨爲黎教授云云遂陷惑至此
初八日决已發表封遞角次又得黎書切怪在假仍
戒勿輕發遂又遲疑信知是一冤家冤家邊事未有
涯自家退討杳未有也汝書言待蓋草堂并庵此不
急之務不是汝去時議定且只脩房錢緊急因何又
却及此吾此書到切更勿議蓋也那取人工物料錢
物等候韋保屋脩了更脩取此房錢緊急處千萬千
萬今此書只爲言此一事切聽切聽此外好將息頻

附書歸三月十一日押付發　謝家園子前書已言去莊帳子不要今却附去致莊之說且已候汝歸細議也有說有說

又 同前

劉宗去後防送人回得汝書知汝在彼安樂甚慰只是知二十三日方卓立韋家屋子約須一月方了不知汝甚時歸得本望聖節前到家爾兼漸向熱宜且歸也此中上下並安可勿憂吾已出廳五六日本為西賊驚傳今得諸處關報皆云掐捉潰散無多也吾

之進退自此以後自決於心如事從容希恩禮悠悠
之談相候至此也劉宗去時書中事甚詳此更不多
言文論并詩頻作甚好惟愈熟則工矣青州兩料職
租不久来當盡送去脩房錢也恐知云遣郭天錫日
望其来此外好將息三月廿五日押送大哥 二哥
此中亦久不得書可怪可怪

又 同前

前日兩步闕兵士防送行有書并掩子必到今日蔡
州大風微雨陡寒思汝數日前盡將綿衣寄歸不知

彼中陰晴與此同否憂汝驟寒都無綿衣吾與孃憂心不能安今立走急足送綿衣去急足到立便令囬或汝歸時帶来亦得未歸先遣囬亦得餘事前書已說也好將息四月九日押送大哥

又同前

近兩歩闕押賣藥人去有書續又專遣急足送綿衣去有書計皆已到今日郭順来得汝書知在彼安樂甚解憂想此中老幼各安可勿過憂蔡人今歲絶不疾疫但寒暑不常昨初九日大風寒所以專令送綿

衣去及問郭順乃云九日穎州大熱方解憂心郭順云脩造有次第汝欲二十頭可歸然不知何故更令郭天錫先歸也累書去問汝歸日皆不言孃甚怪然韋業了其餘小者可委劉宗大者必下乎未得也此中亦自有事要汝歸面議此書到千萬且歸宅事前書已詳餘好將息四月十二日晚押送大哥　二哥十頭出京三五日到家恐知恐知

又　同前

前日吴延平来得汝書知安樂近郭天錫来後便遣

兵士作子等去望人到汝便離潁至今已八九日並無息耗不免憂疑蓋潁蔡深夏不免人多不安故也此中內外甚安吾十九日已入却致仕文字若近例一削便允則旦暮間便有命尤要汝歸故更遣急足去如人到尚未起來即速且歸韋業已了只是屋下生活可委劉宗其餘前書已言候汝歸商量也所是準備吾歸潁之計今更未暇汝但且歸此中旦夕專望路中好將息四月廿六日午時押付發

與二寺丞奕　熈寧三年

自聞汝失意便遣郭順去接汝次日又遞中附書去方憂悶次今日劉玉自京来得汝八日書稍知動静若至潁見了大哥便先歸則今應已在路得矣常事命有遲速汝必會得應不甚勞心却是旅中不如意漸熱難行故未免憂想若此書到尚在潁則且先歸爲孃切要見汝蓋憂汝煩惱也汝切寬心求安如過亳州只約黎曹二君南臺相見勿入城千萬千萬此外路中好将息此急脚子如路中逢見便帶取回一路使喚二月二十六日押付二哥奕

歐陽文忠公全集 卷一百五十三

八次千萬千萬非爲嫌切要見汝盡憂汝須惱也汝切寬心來安如過漸熱難行故未免憂想若此書到尚在潁則且先歸命有遲速汝必會得應不甚勞心書是家中不知意若至潁見了大哥便先歸則今應已在路得失常事大憂悶汝今日劉王自京來得汝八日書稍知動靜自聞汝失意便遣郭順去接汝次日又遞中附書去